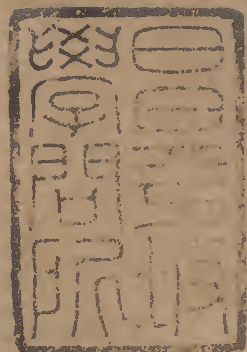


今獻彙言內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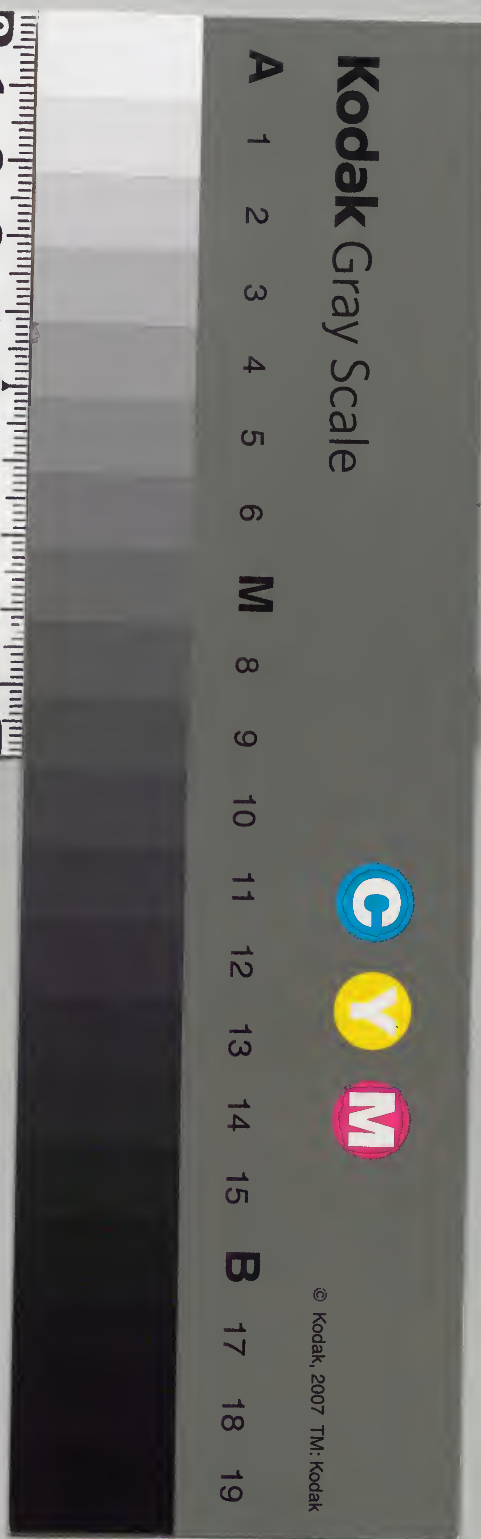
正學編 明斷編
比事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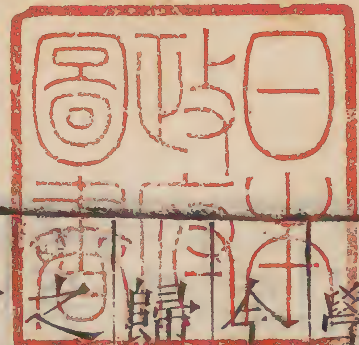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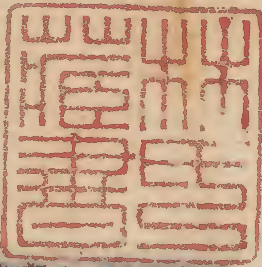


			三	漢
			一	書
			五	門
			三	
			四	
			九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函		五	
		三	
		八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3	
冊數		8	(3)
函號	371	22	





正學編

晉江陳堦



正學者徵諸古而證諸今者也聖賢之道正道也
 學正學道弗岐也學而岐焉失其正也予之有感於
 今也故將以古道而正其學以古學而求其道欲其
 歸諸正而已矣太始者道之始也道必有始焉故溯
 之中者道也一陰一陽者道之中正之則也大化
 者言乎其變化也道之運而散殊焉命也是故道而
 散於命始有偏勝焉而不得其常者矣此偏正之由
 判也命行而偏正分通塞感渙乎其不齊矣人物之

定也故曰大定正則者性也言乎其入也是故中正
貫而成性立矣心者通之會也通諸天地而承乎道
命者也故無所不通曰大通寂而感焉心之用感之
至也然而有內外焉道之全體也中正之寄也是故
君子內其心而統會焉外其心而散殊焉言天下之
至曠而不可惡也合內外之道也順其正者聖賢也
反之者衆人也學也者所以覺其反而要諸平也學
之事知行而已矣仁者心也知行之本體也學而至
於仁焉則元之道貫矣求仁者莫要於敬敬者心之
警也時而警焉則一一則不汨不汨則不息不息則

生生之機著矣所謂仁也禮者履也履而節所以
其成也此互養之目也養而培之則克達矣是故講
學致知其諸澆培之道乎夫性之著也不操不矣沛
乎其順也孰能禦之故曰順達夷惠之行中正之偏
也正學之未融也然而各極其盛焉可謂旁通也已
矣流派者識偏而器滯其為儒之脉則均也然而小
焉淳懿之行君子取焉然而有局焉心之未拓也是
故拓而盡之則備矣異於中正之道而反賊焉者也
賊道者莫過於二氏故於佛老詳焉懼也

太始古今之運元而已矣一元之運陰陽而已矣夫

天者其陰陽之宰乎地者其質也人物者其化也是
故陰陽闔闢動靜相因而變化無窮焉○兩儀者陰
陽也濬天地也夫天包乎地九地之上者皆天也
故天者一也無對之名也是故陰陽以天言剛柔以
地著○一而虛者天也故萬物資始焉二而實者地
也故萬物資生焉是故天地設位而陰陽之散殊分
矣○夫人者天地之中也陰陽之精也萬物之靈也
百神之會也是故天地分而三才立其人之謂乎○
凡無形者皆虛也凡有形者皆實也虛者神也實者
器也是故地與人皆器也而天之神至矣○天地行

始乎曰元極冥冥孰為始乎天地有終乎曰冥冥會
通不息無窮曷為終乎無終無始孰能測乎謂有物
混成生天地先者此老氏之幻也謂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為太初之始者此術家之妄也○是故有陰陽
而後有五行而後有萬物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形
之始也三皇者人之始也然則以三者之始而知天
地之始乎曰非也謂人物之始則可謂元極之始則
不可夫無始之始太始也無終之終太終也

天中 盈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陰陽者天地中正之道
也是故無陰陽則非天地矣無相互則非陰陽矣○

故一陰一陽者道之體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物之用也吾見陰陽之偏勝者矣未有獨陰而獨陽者也○是故陰陽之和和則中中則道陰陽之勝勝則偏偏則器故萬物以器形陰陽以道立○剝盡而陽生焉非無陽也陽在內也夫盡而陰生焉非無陰也陰在內也故陰陽互宅道之體也陰陽互主道之大用也○天地之至中者其至虛乎至虛者其至神乎夫道者中而虛者也是故謂之神○夫神也者宰萬物而莫之名者也聖人因而名之曰道故道立而陰陽合神靈彰矣○有者無之著也實者虛之寄也動

者靜之感也闔者闔之機也是故貫有無齊虛實一動靜妙闔闢之謂道○渾淪而脈絡分焉雜賾而靜正行焉此天地之道所以為大也○以兩而相成者道之故也兩不化而一之用息矣故陰陽運而天道立焉剛柔合而地道立焉仁義形而人道立焉○天地之道中正者其常也垂矣者其變也真勝者也騷風驟兩不崇朝焉日月蝕食旋而復焉中正之道勝也陰陽無截然相一之理有則天地毀而造化息矣是故中正之道其諸元樞之運乎

大化

一陰一陽曰道道之不已曰命道者其統會乎

命者其散殊乎是故言天下之至真而至正者道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至賾者命也升降靡常剛柔雜揉
變化見而吉凶分道始渙而離之矣運之流也有從
逆焉機之通也有遲速焉命在其中矣○道始於一
成於二著於五於萬夫萬而不齊者命之運也道
之變化而不測也○命之不齊也其生於陰陽之偏
勝乎道於是乎不得其常者矣夫一不能不散於萬
萬不能不歸諸一者道也王不能不渙於變變不能
不止諸正者命也故天地之大義曰道極變化之萬
殊曰命易曰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不可惡者亦道

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亦道也指其渙
而不窮流而不測故曰命焉是故道命一也○立乎
中正之域而不過者聖人也故變化隨之惟聖人能
宰其命者其斯之謂乎○聖人之所以能宰夫命者
常也常者貞勝者也○泰和在唐虞成周間其貞勝
者乎

大定萬物之生皆滋陰含陰以為萌始然而有通塞
焉何也曰命之變化為之也又渙而不齊者化也禪
而不窮者形也萬物以化渙以形禪而陰陽之用廣
矣人物者通塞之大分也男女者陰陽之大分也然

而通而塞塞而通陰而陽陽而陰者道未嘗不在齊
變化而貞夫一者也○夫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生
聖人者剛健中正而純粹精焉者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生之謂易人與物一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何也得其正而常者人也得其異而變者物也
故中正之道存乎人者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可不
思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道之大定乎○
萬物之生有變者焉有不變者焉變者器也不變者
道也故草木鳥獸之性相生相禪而不易者道之大
定也而形之變者蓋有之矣其化之所趨乎○人得

天地中正之道以成性然而或變焉何也動於感滯
於識二者之蔽滋也於是有所不得其常者矣赤子之
生也無感無識夫無感無識故不變焉存性者亦若
是而已爾○人為陰陽之靈而反草木鳥獸之不若
者豈不哀哉求免乎此者在定其性而已矣○性之
定也復中正之則也絕識感之累也是故由赤子之
心而推之直養之而勿害焉此之謂大定

正則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成性者人之道也陰陽毀
則天地之道息矣成性毀則人之道息矣○人之道
也成於二派於五夫二者精之合五者脉之分也是

故言其合也故其化同焉言其分也故其質殊焉○
夫五者陰陽之達道之變化也五者分而疑合異疑
合異而昏明強弱渙焉昏明強弱渙而知愚凡聖於
是乎生矣○是故男之性健女之性順此性之化於
天者也山居多朴水居多慧南方之柔北方之強此
性之化於地者也木之性仁金之性義火之性禮水
之性智土之性慈此性之化於五行者也是故道之變化
於是乎不測而命之離合於是乎不齊矣○夫成性
者人之生道也中正之範也然而有殊焉者何也道
之偏勝焉不得其常者也○若此者人之生道不亦

息乎中正之則不亦謬乎夫無非絕無也中正之範
微也有非顯有也合一之多勝也○夫中正之範不
行則成性氓成性氓則人類滅矣是故中正者生人
之道不可一日而無焉者也○元精構太和翕感道
命而生者聖人也是故天不得而變地不得而圉五
行不得而勝故中正凝而成性著矣○生道貫於人
身無一息之間焉猶天之運也然而有散殊統會之
義焉具於心者其統會也發於四肢百骸者其散殊
也是故能知統會散殊之義其深於性矣乎○孟氏
性善之論中正之謂也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質其近

是乎謂人性善惡混者不知性者也以天地氣質而分之者不深於性者也

大通人心會天地之虛者也是故天以虛而成運地以虛而成質人以虛而成生天非虛則其運滯地非虛則其質廢人非虛則其生蹶故辰極者天之虛也江河淵洞之竅地之虛也人心人之虛也○性具於心其虛之體乎是故無而有寂而感其藏也不測其用也不竭虛乎神矣○故廣大配天地明照配日月變通配四時不測配鬼神至哉心乎其立人之極矣乎○至神而疾者其惟人心乎故下日之事萬里之

途思之即至是故鬼神不得而窺也風雲不得而也○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者心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無不合者心也此心之同者性之同也性者人之生道其弗同矣乎○自其成於性者言之則曰道心天之性也自其感於人者言之則曰人心性之欲也夫心非有二也主寂感而言者也○人心之神也其惟虛乎累於欲則滯滯則物而已是故聖人心直以通衆人之心曲以泥○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詩書之言天者必歸諸人焉人衆勝天其心之謂乎

○以知覺為心以理為性者宋儒之論也其失也分
以心為妄以性為真者佛氏之說也其失也謬○仁
人心也孟氏獨造之境也心如穀種仁為生性程子
明脣之照也是故其識定其言確其後世言心性者
之所取衷乎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至感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
者人心之機也夫貫動靜妙寂感者人心也動靜相
循寂感相生變易而不居周流而不滯非人心之神
其孰能與於此○人心無時不感而曰靜焉何也曰
靜而涵照非感乎寐而或夢非感乎心天極也隆冬

沍寒疑於靜矣而天之運無停焉嚮晦入息疑於
矣而心之照不息焉謂心有靜焉是窒天地之化也
○意者心之感也其動之萌乎是故意萌而端倪見
而天人幾矣是故君子必誠其意○曰情曰意者何
謂也曰自性之感言曰情自心之感言曰意其指異
其歸一也是故惟性之真惟情鑿之惟心之虛惟意
汨之故去其鑿澄其汨斯心性之體復矣○曰志焉
何謂也曰心之宰也是故攝百體憂悔吝莫大乎志
○曰思焉何謂也曰心之職司也思則得其職焉不
思則失其職焉故思者心之職也然而有邪妄焉不

可不慎也。○曰才焉何謂也。曰性之散殊者也。充於四肢貫於百骸流行之竅通焉然而莫不會於心也。故性即氣氣即性能知統會散殊之義者可以語此矣。○知覺者其性之靈乎。是故至誠如神聰明睿知皆從此出者也。○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者虛為之也。故性虛則靈室則汨夫心者神之合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穢而不治則離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真會中者虛體也。天地惟大中故能生萬物人心惟大中故能應萬變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其中之蘊乎。

故曰大中無動無靜萬感畢應無始無終一真冲融是之謂中虛。○中虛者道之體也中實者道之質也以萬感言曰中虛以萬理言曰中實是故成性著而中虛之體立成德具而中實之用彰矣。○是故聖人之盛德大業與天地同流者其心之謂乎基乎四端揭乎五典兼乎百行散乎萬善惟盡心能之。○故心者道命之寄天人之相禪者也。○忠信者心之質也其質不離其道乃基今夫赤子之心忠信之質也未有萌而不條者矣未有條而不榦者矣故善植者能勿戕之而已爾。○心之小也慎之則也精純之至也。

所謂內心者也心之大也拓之盛也體之復也所謂
外心者也○心小而病者其諸有局之心碍也非內
也○言有之為用無之為利而終於無用利者老氏
虛實之舛也言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者釋氏動
靜之戾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之於道也
其猶未謬乎○潛心于淵美厥靈根太玄之學造也
而未入也

真贖道也者一天人之理也仁也者齊物我之體也
心也者統內外之機也是故天地合一存乎道物我
合一存乎仁內外合一存乎心人之不知天人之者

以其理礙之也人之不知物我之一者以其心障之
也人之不知內外之一者以其聞見蔽之也○是故
知吾心之大而后知吾仁之大知吾仁之大而后知
吾道之大故君子之學求見乎其大而巳爾○夫天
地萬物者心之體也道之蘊也萬感萬變渙而不窮
者焉心之用道之變化而不測者也○夫人心者半
於內焉半於外焉內者統會之體也外者流行之用
也是故合內外之道也○夫專於內而畧於外者局
其心者也事於外而遺夫內者渙其心者也二者皆
偏也其流蔽一也○陸子靜之學自謂得其大而不

知局於小焉專內遺外之失也是故知求其心矣未
知其性其蔽也錮矣○夫不知性之大而求其心焉
謂之知心可乎以講學致知為外馳是不知心之無
內外也其曰先立乎其大者亦一隅之守爾烏能得
大○夫不遺於內外者謂其先內而後外先本而後
末也其防不廢其序不紊而已矣○大舜之好問好
察文王之望道未見孔子之好古敏求所以求盡此
心之全體者也故內外備謂之聖人○王仲淹能識
吾心之大用矣乎是故其志廣而越○諸葛孔明得
其大矣然而畧也學充其才焉斯善矣

聖賢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
用而衆人則汨之聖人能全其耳目之用而衆人則
賊之聖人能全其四肢之用而衆人則害之○是故
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故與天地合其德聖賢能全
其耳目之用故與日月合其明聖賢能全其四肢之
用故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賢非能異乎人者也能
順乎天者也○夫天生之聖賢順之天與之聖賢受
之故恭承乎天者其惟聖賢乎○遠乎親者不肖之
子也遠乎天者不肖之人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易
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聖賢為然○今夫山木條

而幹焉性也從或戕之則失其性矣故天折者木之妖也非木之性也○吾觀於魯論而知孔子之所養矣吾觀於七篇而知孟子之所養矣聖賢吾類也何以異於人哉○伊尹聖人也三篇之訓一德之成性命之秘啓矣○茂叔之精會潛契獨得道命之晦著於千載之曠可謂豪傑之士大賢之上者也○程伯子之明脣冲沛叔子之敦篤嚴密希聖者也○張子厚之苦心力行敦禮明訓近於叔子矣然猶有礙焉正而未中也○羅仲素之明沛李愿中之溫潤抑可謂之次矣○愿中之於養也其深矣乎是故吾於氣

象見之矣○尊信二程之道者宋元晦也其終也得於伊川○周子之精叔子之正伯子兼之而大焉得聖人中正之脉者三子也元晦之學亦可謂大而正者矣○張敬夫質之穎悟學之統粹吾有取焉惜乎未見其正也

真反齊民之所以為齊民者其在於習乎習也者有生之厚蔽也其猶水之於水乎積而沍之故愈固愚者沍而愈固者也○耳之於淫聲也目之於邪色也口之於美味也四肢之於宮室也觸於外而動其心焉動則逐逐則忘忘而不返是故其蔽厚矣○戕其

生而不知悟亡其身而不知返者天下紛紛如蚊蚋
叢撮而不解焉亦終於胥溺而已矣○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或淪其身於禽獸而不知恥者生人之道絕
矣○是故聖人深憫之為之立教焉啓之講學所以
開其蔽也示之遠邪所以防其賊也○夫教之開乎
習猶氷之解於鑿也孔子曰有教無類其斯之謂乎
○今夫人之久困於豐蔀者得一隙光然則喜而從
之世之溺於物欲類習也久矣蓋有語之而不變者
其無人心亦甚也矣○小人之為不善見君子而後
厭然知之未厚蔽也其猶習之未深乎○今之為小

人者見君子則從而嗤笑之非毀之飾其辭強其辯
而終不可化者蓋有之矣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其
謂是夫○然則習之類也其終不可變乎聖王興教
化決移風易俗習類不生是則可變也

天人之相接也非學不承道器之相體也非學
不貴有無之相朕也非學不著內外之相合也非學
不符是故學也者天人之乘也道器之機也有無之
範也內外之彙也○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人之名
大矣人之道至矣故不知學者不知人者也不知人
者不知天者也○是故學而至於知天學斯大矣大

者中正之謂也性道命之相承其中正之貫乎○知
行並進其學之兩輪乎偏之則頹闕之則頹合之則
窒○世有畧於知而專於行者矣然而晦昧於偏執
僻泥於不達是故吾以知其頹也世有冥於知行任
意恣情者矣然而踰軌敗度觸機而陷阱焉是故吾
以知其頹也世有謂知即行行即知而合之者矣然
而推之不應動而愈滯是故吾以知其窒也○德性
之知迺真知也屋漏之行迺真行也由德性之知而
達於無所不知由屋漏之行而達於無所不行業斯
廣矣○今之所謂知者亦探索記誦而已矣夫鸚鵡

之能言也以其聲之應於人也人言之則不應是故
以記誦而為知則其所不知者亦多矣其諸鸚鵡之
類也夫○古之人行道也其猶飲食矣乎飲之而足
食之而飽初無預於人也然而充養之至人莫不見
之焉今之學者則異是矣○知崇禮卑之意其知
所以學乎今之學者蔽於見聞膠於習類而不能自
拔於頹俗之上者非知崇之謂也好為奇僻險怪之
事尚乎孤繁峻絕之行以求述焉非禮卑之謂也是
故慕古之道反古之學欲其德崇而業廣也難矣
元貫元者天之生意也春者物之生意也仁者人之

生意也是故生意之在於物充則達偏則萎絕則枯人之於仁亦猶是也○心者種也仁者萌孽之生必有溉焉必有養焉虛而直所以溉也防而遏所以養也如田之蕪而不治也則物欲潛矣○物欲之行也其曰於識感乎是故感於外而滯於內滯而不化正斯奪矣其猶木之寄生者乎○古人之學求諸仁而已矣求諸仁者求諸生意而已矣倦而怠汨而忘此生意之困也求而違失而戚此生意之耗也客慮客感憧憧而往來此生意之過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養其仁矣○然則吾仁之生意其可得見乎是故精

明內融志氣克沛春容而不矜者其萌也暢于四枝溢于面目浩乎與物為適廣大而不可測者其達也是故得其門造其境其景象可識矣○顏淵木之幹而翳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克己焉欲其修之也仲弓木之條而萌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敬恕焉欲其培之也是故修其翳則幹者暢矣培其萌則條者長矣○仲尼顏淵之樂其生意之自如者可以觀吾之仁也矣○曾點浴沂之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一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求無撥其本而已矣○人與物之生意一也人汨而不知耳茂叔憲章之契伯淳鷄

雖之觀其元化之流通者乎○是故識吾仁之樂者
雖與之天下而不能易焉以天下而不能易君子之
樂孰大於是此之謂樂天知命

致心有主謂之敬是故有主則警警則昏惰不得
而乘之矣有主則虛虛則思慮不得而汨之矣有主
則定定則外物不得而誘之矣○是故心空於內則
忘逐於外則荒故空而忘焉無主者也逐而荒焉曠
主者也夫敬者主之道也○以敬為心之主宰者是
二其心者也以整齊嚴肅而一其心者是制其心者
也夫敬者心之警惕而志之精明者也夫何二之有

○古之人言不愧屋漏言操則存者有之矣言戒慎
恐懼言慎獨者有之矣未嘗分心敬而二之也○敬
者其不息之謂乎敬而無失則誠矣程伯子曰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敬也非深於養者其孰能形容
之○心之警則常惺惺矣心之虛則不容一物矣善
執謝尹二子之言敬也○敬以直內言敬而內自直
也程伯子曰以敬直內則內便不直是二之也知此
而后知心敬之說矣○夫善求仁者求其心而已矣
求其心者求其有主而已矣是故心得其主而聖賢
之學盡之矣

互卷 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坦宿次
舍天之維也山岳江河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
範圍人道而不過者其維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
原於道而為道之寄也出於性而為性之護也○無
禮之國其國必亡無禮之家其家必殃無禮之身其
身必戕無禮之心其心必狂○夫禮者其猶草木之
枝葉乎生於幹而能庇其幹者也夫君子之為禮也
能庇其身而已矣○夫禮者履也履之而自著焉者
也○中正者禮之質也威儀者禮之文也備其質成
其文謂之君子○是故君子之於禮也必謹其行焉

故起居之必度也言語之必倫也衣冠之必飭也容
貌之必恭也几案之必整也室與之必潔也故入其
門而知其禮者君子也詩云其儀一兮心如考此之
謂也○禮之範於心也其猶金之範於爐也鉛鉄盡
則為良金矣邪穢盡則為良心矣是故閑邪存誠莫
大乎禮○進人之速莫如禮是故洙泗之教先焉○
春秋之世其習於禮也衆矣先王之教其猶未泯乎
○是故古之於禮也猶人之於飲食也故得則行失
則止朝失之野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夫失之妻得之
吾見匹夫匹婦而能謹於禮者矣未有君子而不達

夫禮者也○自禮學堙天下無維心之見矣自禮教
衰天下無維國之道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其以此
矣○以禮為亂首者老氏也古之荒人也以禮為偽
者荀卿也古之筭夫也侮聖賢滅禮義莊周也古之
亂民也絕人道毀身體釋迦也古之貊狄也

充類心有蔽焉不可撤也心有向焉不可豁也撤而
豁之其在於學乎○夫學也者所以培其心也今夫
物之植於地也非糞溉之勤雨露之滋則不能達而
盛焉心之植於人也非師友之澤問學之道則不能
造而大焉是故講學以盡其心者其諸澆培之道乎

○觸於外而動於內使天下之物皆為吾養心之具
者其惟聖賢乎又是故能攝心者經傳子史皆學也
人情事變皆學也遠近幽深皆學也水石土木皆學
也匹夫匹婦皆學也學而能立其心者則在外皆澆
培之道也學而不能立其心焉其不逐物而馳者鮮
矣○人心之對於景物猶其對於師友可也使無適
而非取善之地其進也執禦焉○觀書有三益焉昏
者可喚而醒也明者可續而朗也得者可充類而盡
也○今人之學博者迺所以飾回而滋偽厚蔽而生
智何也不能立心之過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言立心也○孔孟之所謂傳約者其諸心之謂乎是故會天下之理於吾心君子之學脩矣○誦詩讀書而樂其道者伊尹克一之學也求之經義以栽培之者伯淳體仁之能功也知此道於講學其庶幾乎○后世有徒以講學而資談說者矣有徒以讀書而務博洽者矣心之論出焉制其心於枯稿之歸而冥然無覺者迂儒矯激之過也又是故自迂儒起而人心體用之全君子內外之學於是乎廢矣

吳端端正也異於正者曰異端○殘道德仁義而裂之者老氏也滅道德仁義而空之者佛氏也○佛之

初其猶祖於老氏乎四十二篇之訓可識矣以禪為教者自達磨始也達磨黠胡也竊吾之心性置之大亂之道也○老氏之為道也宗於無然吾道之有而無不可得而棄也佛氏之為道也宗於寂然吾道之寂而感不可得而過也○是故老氏以無為鼓天下而天下終治於有為佛氏以出世誘天下而世終不能出夫然後二氏之說塞矣有耳目人心者猶不悟而墮焉亦可悲矣○絕其和念而充其正念者吾儒之教也惡邪念之累并正念而除之者佛氏之謬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造化感應之機寓焉若除

而滅之逆天地之化滋甚矣心生性滅性現是分
心性而二之也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是岐寂感而二
之也強與吾儒同者惑矣○處誼無惡涉事無惱此
是真定疑於定性之說矣而以無事為真宅有為為
應迹則未知吾性合內外動靜之機也謂之見性可
乎○赤子之心直下者也然天下不皆赤子也曲而
防之可也若絕其物空其心而謂之直焉是反鑑而
索照也是故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於空而
能直焉此聖賢之道也其異於達磨遠矣○唐宋之
士皆剛明之才也然而胥溺之者吾心性之學晦也

○確然守正不惑於佛者其惟唐之李翱乎復性三
篇幾於聞道矣以禪說目之非知道者也○楊簡之
狂恣以頓悟而入者靜之學也扇訟之喻幾於拈槌
豎拂之術矣是故簡則禪而莊者也其子靜之流派
乎○今之學者其求夫頓悟也亦資為講說而已矣
夫道之在於人也猶衣服飲食之切於身也在體而
行之爾又焉用悟○天所謂悟者為世之昏汨於利
欲習類之固而言也故復而得其本心之謂悟○吾
憂夫天下之不皆悟於學也若夫道則正而常者也
為有物而秘焉可希見之則君子弗悟矣

正學編終

明斷編

樂平程楷著

治天下有本曰明而已治天下有要曰斷而已明以
 燭天下之大幾則賢否是非必有定見而無眩疑依
 違之惑斷以決天下之大務則賞罰因革事有定力
 而無僭濫舛繆之非使非明焉則人之賢否雜然交
 進前有諳而罔覺後有賊而不知賢不肖混淆矣政
 一之是非漫不可省厚民益國者不知其利戕民害國
 者不知其害是非倒置矣使非斷焉則賞不足以慶
 善而賞也無所勸罰不足以威惡而罰也無所懲賞

一 罰浸濫矣事有當因而不能襲事有當革而不能改
一 施行以是而尚天下之治豈不難哉然明非察察徼
一 訐以為智者不逆不億而隱情自燭耳斷非斷斷果
一 確以為決者擇中持正而輕重權衡耳明之至必如
一 日月之光大明當空而萬彙畢照矣斷之至必如
一 剛之運大分不差而四時有序也然全明斷之美而
一 無明斷之失非強於學問不可得矣蓋學進則識進
一 識進則明明則斷治天下之本之要孰有過於此哉
一 古之聖主明王英君詛辟所以能開太平之業者用
一 此道也庸君暗主敗國亡身所以致放戮之禍者失

此道也請歷陳之

當遂古之初三皇之始天靈淡泊無為而化萬物群
生淳風沕穆明之與斷故無可言者羲炎繼體黃鸞
紹統書契作而五穀植田野分而制度舉明之與斷
始有名焉

堯之為君也其知如神仁照義立明斷之資備矣故
明揚側陋平章百姓明孰尚焉不賞而勸不罰而治
斷孰加焉堯以是明斷而協萬邦也

舜之為君也濬哲文明允執厥中明斷之体全矣故
明目達聰柔遠能邇昭明之四布也元凱兼舉四凶

就誅、毅斷之天行也、舜以是明斷而風動四方也、
夏順水之性而不鑿成天之功而不疑、禹之明斷大
矣、守成而為啓也、則即釣臺以享諸侯、召六師而征
有扈、中興而為少康也、布德兆謀、敷放有衆、祀夏配
天、光復舊物、蓋克肖祖德、以有為者、
商懋昭大德、而建中於民、以義制事、而表正萬邦、湯
之明斷卓矣、一傳而為太甲也、則處仁遷義、而克脩
乎厥德、數傳而為武丁也、復興殷道、而肆伐乎鬼方、
蓋求先美以自振者也、
周文王之明也、則明德有以順上帝之則、斷也、則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三分天下、肇建有邦、宜也、武王之
明也、則明義而建極斷也、則大介以滅商、一戎大定、
永清四海、宜也、斤斤其明、則成康績文武之德、奄有
萬方、則屢世襲咸和之休、然而力可
以勝鐵、桀非不明斷也、夏以之而亡、知足以飾非、勇
足以拒諫、紂非不明斷也、商以之而滅、則為強梁暴
戾、淪於克惡、適所以為明斷之累也、王禮不明、始下
堂而見諸侯、夷王之陵、替甚矣、王令不行、始歸瑁、而
及仲子、平王之衰、微極矣、則為昏弱庸懦、陷於柔惡、
誠所以為明斷之羞也、

漢高帝天性明達好謀能斷是以知三桀之謀用之而不疑善陳平之計從之而不吝當食納子房之策揮洗聽酈生之說委敬有定都之謀則嘉納不寵賜以姓陸賈有新語之獻則親覽而每稱其善諫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則愛之論次蕭何鄂千秋之言當矣則賞之其用人之明斷也為何如徵秦政之苛則約三章之法殫項羽之惡則發義帝之喪監胡亥之死則立太子於草昧之初慘焚書之禍則祀孔子於過魯之日立宗廟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風行申軍法定章程起朝儀而制度之美定政之因革當矣丁

公不忠則戮之以徇軍士季布各為其主則封之以表輿論政之賞罰明矣為政之明斷也為何如然而不事詩書學問不足雖有明斷之資而不能成明斷之美耽枕席之情而牽愛於戚姬是斷之不足也蓄疑忌之心而屠戮夫功臣是斷之傷猛也使帝少加學問之功豈至若是之失耶

惠帝承呂后之驕暴當祿產之專權并有剛明果斷之主不能有為矣而徒曰恭已寬仁無所建立雖除挾書妖言之令舉孝悌力田之詔皆有可觀而外戚釀禍宗社疑危使非陵勃諸公天下其亦度幾矣

文帝躬脩玄默務在寬厚若無為者然而無事則謙讓無能有事則剛毅奮發實剛克焉是以平勃功高終為將相申屠守正得中國法勞軍細柳周亞夫若倨矣則加歎不已卻座寵姬袁盎若強矣則錫賚加隆知吳公政績第一也則超拜內班班張釋之議論可采也則擢居待從聞晁錯之論則徙居民於塞下聞馮唐之論則復魏尚於雲中賈誼治安容納其策賈山至言畢從其詞用人至明且斷矣露臺之費則惜之千里之馬則卻之除肉刑除誅謗妖言法除收奴相坐律祥刑之意隱然也止秘祝定賑窮養老令

舉賢良直諫者立法之意昭然也安邊恤民固素志矣而匈奴跋扈則即下親征之詔一怒安民之勇也恭儉親親固恒德矣而薄昭有罪則不免自裁之令罰不遺親之猛也為政明且斷矣是蓋由其玄默思道而涵養之功密止輦受言而采擇之力多故其所為動皆可觀然祀雍之舉未免於惑短喪之言未免於謬而鄧通之寵未必非昵幸之私豈非其學問之功尤有未純者耶

景帝遵孝文之業成恭儉之化劉舍衛綰以淳謹為相張敖直不疑以長者見用定稅法則三十稅一定

中世紀
五
役法則三十始傳拳拳乎恤民之意也於官則戒脩
職事於民則勸課農桑耿耿乎務民之心也但刻薄
任數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大行有難則懦惧失
措受左右之謗則悞悞終晁錯沮濫封之謀則戮殺
亞夫以無寵而廢薄后以無辜而殺太子其明之不
足斷之不決槩可見矣

武帝雄才大畧聰明能斷用人必稱其能用法平無
所貸竇憲以儒雅相石慶以謹諄相汲黯以忠直見
重董仲舒倪寬以文學見收韓安國鄭當時之推賢
霍光金日磾之托孤皆知之明而任之斷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改正朔而洗百年之
繆協音律而興一邦之樂皆見之明而行之決矣惜
乎學問不足暗昧或生而田弘公孫弘之犴狡董偃
桑弘羊之欺罔出入左右牽率蔽惑聽江克之誣而
殺太子縱張杜之暴而殺大臣成衛青李廣利之功
而邊事不已納栞太公孫卿之偽而淫祀無端東封
西祀巡狩之無度崇臺廣殿土木之大興筭商車緡
錢而民之膏血已枯置均輸酒權而國之利愈密卒
致海內虛耗文帝之業墮矣是明之不正而流於高
荒斷之不正而過于悍戾也

昭帝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蓋凜乎可畏者惜天祚不求大業罔終悲夫

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魏相丙吉同心輔政黃霸于定國相繼登樞龔遂以循良用趙克國以老成將知人若明也石渠講經稱制臨決麒麟建閣崇德報功舉賢良之士益小吏之俸政事若明也然而學務申韓治雜霸道趙蓋揚韓死非其當金馬碧雞事尚虛無用恭顯而啓宦官之門貴許史而鑿外戚之竇西漢之亡首基於此矣

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弘恭石顯據其權牢梁克宗助其焰劉更生賈捐之以論顯而見外京房陳咸以諫顯而見殺政去朝廷禍鍾直雖貢薛韋匡繼為宰相亦無所建明矣

成帝即位之初放誅石頭舉政之始罷黜中官若崛起有為者既而耽於酒色務於荒淫趙氏亂于內王氏專于外張放董賢以幸而承寵王嘉王直而見疎杜欽谷永何黨羅門張禹孔光務于承項漢業之衰如此終以衰帝悒悒而不從正平帝幼冲而無所可否昏柔若此又拱乎於奸雄之側夫何為哉王莽妄肆鬼奸竊取神器動假古道以蓋罪愆天下既為魚

肉人心益思漢矣光武之興固不難也

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延覽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是以馮異祭遵相繼舉用賈復寇恂駢肩承事杖策相隨委以心腹而鄧禹見用邀造二帝以肝膽則馬援歸附隱若敵國如吳漢功比韓信而耿弇卓茂以元德舉鄧伋以善政稱其用人明且斷矣除莽苛政而改天下之困復漢宮名而新天下之心立宗廟社稷而規模宏濶復田租旧制而舉事殷重親臨太學彷彿乎過魯之祀置南陽依稀乎沛中之歌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偃武修文文學聿

興行政明且斷矣然而以直諫殺韓欽以誹謗貶馬援以吏事責三公而大臣不得盡其心以謹言易守令而守令不得盡其職廢郭后易太子皆非盛德之舉信圖讖事封禪終為至德之累是學問之功尤未純也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得變更趙熹虞延繼秉權衡竇固班超迭為將帥宋均以善政錄用丁鴻以廉退見嘉養老則臨辟雍以親餉崇道則謁孔庭以親祀友愛諸王而周息洽意圖像靈臺而崇德報功北宮欲起而聞諫則止壽陵欲作而為制則儉既明且斷

矣然明尚發隱性復徧急獄濫及於無辜邊徼暴開
於多事求天竺佛氏之經貽萬世異端之禍較以全
德能無愧乎

章帝知人心厭其苛刻新政務從寬厚鮑昱第五倫
之輩舉鄧彪袁安之類用廉范以善政獲褒曹褒以
議禮專用公卿大夫收用士夫賑濟饑民分理冤獄
開白虎而講五經詣闕里而祀先聖勸課農桑平簡
徭役皆明斷矣然寬厚近於無別忠恕則近於太柔
是以外戚浸橫宮帟失倫竇后無子肆用富謀既諸
陷乎貴人復搖易乎太子律諸全美能無誦乎

和帝以幼冲之年為大憝之誅自是威權不失無大
過舉尊信儒生禮賢納諫故袁安諸公竭盡忠讜若
有為者然竇氏雖誅而鄭眾繼用以宦官而代外戚
驅封豕而得長蛇矣

安帝以中庸之主處奸雄之叢宦官封為列侯乳母
耻為封錫楊震以忠言見戮太子以譖言見廢用辱若
此雖陳忠極言朱雲讜論不能開其愚而激其懦矣
順帝無出類之資遭艱難之會曹節度覽煽其禍梁
高梁冀擅其權徒雍虛位莫敢誰何昏柔若此雖李
固忠誠張綱風裁亦以無屏其害而反其柔矣

桓帝即位之位尚書陳蕃為政則右荒惑之餘中常侍為政則亂卑起劉廣結為腹心李固范滂歸為黨銅一時昏濁萬世笑罵也

靈帝當為辱閣際此顛危嘉賊雖除虎狼入室而列肆尤為可笑漢之不表安可侍哉

獻帝辱閣過於靈帝鎮危愈于先朝奸失攝柄梟雄盈座而乘輿播遷尤可為衰漢之不世烏可得哉世無明斷之君則取覆亡之禍事在必然無可怪也昭烈以帝室之胃思復炎祚之盛寬仁度知人善任使有高祖之風而文雅過於高祖君臣一德赤心相

視有光武之量而濶大盛於光武鎮沛流離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信行不失三代已來剛明之主也三顧勤禮卧龍勃興諸葛武侯躬為輔佐王佐之偉才絕世之嘉士也况閔張為之將許蔣為之助秦漢以來足稱豪傑然以

曹操挾獻帝以命諸侯據天下之二分而司馬懿之徒實能為之腹心講謨孫權承世族而據江東有天下之一支而周呂魯肅實能為之左右輔豈昭烈屹屹於二雄之間依依於他人之國卒假川蜀以當天

下帝既賓天亮亦殞星以後主之闇弱用黃皓之巧

倭繫頸就降固其宜矣然魏挾獻帝以欺天下而卒
取漢之神器殊不知司馬昭以延頸效尤於頸背之
間魏未幾時而為晉矣吳假魏力以為已助而抗擾
蜀之邊幅殊不知魏晉已張喙竊立於螳螂之後吳
未幾時而臣晉矣

晉武帝既成篡逆之謀始厲求治之志故明達好謀
容納直言仁以愛民儉以節用御牛紉斷代之以麻
雉頭裘獻命之以火而傅玄有諄士風之論杜預有
正考課之疏羊佑之懇田屯兵渾濬之合力禦敵用
人行政若可觀也及平吳之後心志盈盪沉湎女色

則羊車遊於閨壺賣鬻官爵則縉入於私門散州縣
之民以撤其藩籬納戎狄之人以養其寇亂中正之
官有八損也而劉毅之言不納劉渾之反反將然也
而渾之諫不聽卒之楊三用事國政日非何其明於
始而闇於終斷於前而靡於後乎

惠帝顛駭此座可惜加之賈后之凶悖乘之三王之
篡逆王戎王衍空事清談裴頠張華自求禍亂錢神
出魯褒之論銅駝興索靖之慨雖有私言莫倡廷議
無足尤者獨嵇紹一死遺芳萬古凜乎其可敬也
孝懷孝愍惠帝亞匹况王衍為三屈之謀心已叛乎

朝廷何曾計萬錢之食而言不及於國政故劉淵始起而懷帝就擒劉聰繼興而愍帝遇害獨吉朗辛賓有死難之節祖逖劉琨樹復讐之忠及元帝興於江東而晉祚為之偏立賴王道華籌謀於內陶侃輩戮力於外又立大學以崇風化督農功以張國本若可少決矣然而恭儉有餘明儉不足大業未復內難已興

肅宗明敏而有幾斷故能以弱而制強臣王敦就誅大室還定然庾亮以外戚見用王導以首惡宥刑用入行政之畧蓋未善也

顯帝於萬勤來詔焚其弊崛然剛毅差強人意但志大而不能有為故偏安而未能全復若夫

康穆衰藥之四主則寄於強臣桓溫之一人而文帝亦舉措於溫之手則無恠乎稽首於溫之前幸而舉用謝玄克杭符堅賴風鶴之助成卷席之功雖出人謀殆亦天意也

孝帝以庸劣之資而桓溫鼓跋扈之氣安帝為乖異之政而劉裕專廢立之權恭帝之筆草詔願禪於宋無足恠也

宋既伐晉魏亦乘秦國既分為南北勢遂成於頡頏

宋高祖於桓玄之亂成戮除之功因伐晉統奄有南
邦
文帝因熒陽之廢續高帝之統仁厚恭儉勤於為政
故治效則百姓無事戶口蕃息風俗則敦廉耻抑輕
薄但常生猜忌而誅社稷之臣不自量力而啓胡虜
之禍外受喪門之耻內受逆子之弑孝武子之而驕
淫無度明帝因之而猜忌不誠宋之為宋不久矣
齊太祖以功名之際不容於昏亂之朝取之雖逆守
之以順

世祖繼太祖之治革亡宋之弊務總大體嚴而有斷
任官以小滿為限而吏稱其職立法以除盜為先而
民安其業然而華靡之懷不能頓遣故其貽後之謀
不能盡善東昏仍之而嬉戲無度六貴由此而同朝
和帝繼之而國柄下移戚幸由是而用事齊之為齊
難久矣

○梁武帝以奸計而得位以荒蕪而餓死無足道者而
舍身為寺家奴卒以崇佛之禍流毒萬世豈非萬世
之罪人乎
孝元殘忍為心殺戮兄弟無足稱者而我服講老子
卒以虛無之說自賈俘囚豈非萬世之笑具乎

敬帝擁立於人而廢置於人直偶人耳奚足污齒哉
陳武首誅彥景遂伐梁興臨戎則英雄獨運臨政則
務崇寬簡固廢幾於創業也

文帝奄成大統能無侈心恭儉政事足稱良主亦庶
幾為守成焉宣帝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
師是不外博而內恃者也

後主以臨春結綺為足娛以長江天塹為足恃安其
危而樂其亡者也

隋文帝撫有北國并取南邦炳察臨下之明有令行
禁止之斷固有為者有儉素率民則民間無金玉綺

羅之具置倉廩養民其數年致戶口蕃息之盛政亦
善矣然殺戮功臣仇誅子弟王通有策而不能用李
諤有言而不能采創業規模已見大畧矣

煬帝承之過深桀紂內極淫佚之欲外張夷狄之禍
自棄於天為唐之鸚鵡也

唐高祖因暴隋之亂籍賢子之謀奄有萬方不及四
載蓋能沉幾不昧以為明臨事能決以為斷除隋苛
法而約法十二條與漢高之在閔中一也嚴肅軍令
而秋毫無犯與漢高之在閔中一也租調有法法而
賦役不苛衛兵有制而兵制近古建立學校而儒風

之載揚沙汰僧道而異端之見拒致以明斷修也孫
伏伽以直言受賞傅奕以正論見收他如李綱之謹
論李素立之執法蕭瑀之繩遠舉過張鎮周之不公
故人以明斷用也然而稱臣突厥九品中正卒為善
政之累劉裴叛臣尊榮有加終為用人之玷

太宗見理閭爽遇事英發籌策尊俎而無遠決幾行
伍而不滯故除隋之亂比迹湯武政治之美庶幾成
康亦以房杜竭股肱之忠王魏盡匡輔之責戴胄馬
周執法論事李清仁貴擁兵靖難用人明而克斷矣
放鷹犬宮人之冗卻祥瑞貢獻之物納諫如流而改

過不容視民如傷而無恤加隆置弘文館以延儒增
廣生員以興學行政明而克斷矣但納巢刺之妃而
閨門聚塵廢已立之子而父子為孽逞已之忿則虛
張有論刑殺戮之加因人之謗則魏徵有停婚仆碑
之命至德之累不其深乎知裴矩封德彝之奸而不
能去辨權萬紀宇文士及之俊而不能遠李世勣何
人也而有顛命之厲卒以一言而憤事許敬宗何人
也而與登瀛之列卒以奸說而崇妖至明之累不其
至乎

高宗溺枕席之愛昧履霜之漸踐祚之初雖尊禮長

孫無忌褚遂良終則有竄誅之禍銓校之任雖得於
盧多遜裴行儉終則受牽制之私政歸中間流毒天
下也

中宗昏辱懦夫何為哉故死生之命制武后之手
幽辱久被險阻備嘗

武后始假垂簾遂用正位肆淫亂之行張毒靈之醜
開銅匱以告密設斜封以賣官諸張淫幸而柔柄周
來酷靈以殘民易唐為周唐之禍也斯其至也幸狄
公保國脉於羸敗之中五王剪禍根於可為之日武
后既摧中宗反正惜乎昏懦已甚而荒亂不悛三思

之亂愈於昌宗常之專近於武后而唐祚未絕備人
繼生故李氏血食得存衣鉢也

虞宗為政不久全善未聞然立嫡以功庶幾與權玄
宗方慾心未熾志氣清明則相桃宋而委以腹心任
張韓而極其敬禮焚珠玉以示儉重臺諫以納言用
人為政如此故四方無事幾至太平及夫艷妻煽處
志氣昏惑為宰相則林甫牛仙客與朝章則宦官高
力士也東封西禪以費財黎園子弟以侈樂用人為
政如此故祿山叛背危至播遷何一人之身明斷於
始而昏懦於終也

蕭宗當宗社危搖之時承父君倉卒之命收集散餘
光復舊物蓋由郭李竭佐命之力張許盡致命之忠
李泌輸其謨謀劉晏濟以財用用得其人政亦無弊
也然明之不足昧經遠之圖斷之不足事姑息之政
置觀軍容使則處以中尉而宦官之禍已成立節度
使則由於軍士而藩鎮之柄漸重用李輔國之奸則
上皇張后不得其死信程振之譏則合公郭子儀不
終其功闇昧若此太平安望哉

代宗平亂守成足稱中主然典兵出於宦者而魚朝
恩程元振肆其奸廢立出於軍士而李正己田承詞
奮其橫愚懦若此中興安在哉

德宗猜忌刻薄而自任強明恥屈正論而甘受欺罔
雖卻祥瑞貢獻出宮女下罪詔而俱可稱然作瓊林
大盈稅間架貿宮市此則其可耻矣雖陸贄之忠言
崔祐甫之寬大終不能虛多遜裴延齡之奸邪李晟
之忠烈渾瑊之勇壯卒不能勝懷光希烈之反覆况
以大阿之柄納之宦寺之手而竇文場霍仙鳴之為
袖可勝計哉

順宗踐祚之初進奉宮市罷之殆盡何其明也嬰疾
之後委政冢嗣社稷賴安何其斷也惜乎在位未久

餘無所稽焉

憲宗明公果斷固為可稱鮮克有終固亦可憫即位之初收用賢哲杜黃裳李絳之繼相權德輿裴度之嗣庸斷用忠謀不惑群議故淮蜀稽首藩鎮受命唐之威靈幾於復振所謂可稱者此也殆夫平蔡之後信用非人宰相則皇甫鑄程异之專權宦官則陳弘志承瓘之用事好神仙而柳泌守台迎奉佛骨而韓愈竄潮卒之疾生於金丹身死於宦官所謂可憫者此也

穆宗用李逢吉以為相用王守澄以專權况牛李成

黨彼此交傾雖柳公權用意於筆諫劉棲楚碎首於玉階亦無益於亂也失藩鎮之心而藩鎮復叛信方士之言而方士登庸况閔子出入事由權幸雖均輸之定制兵甲之欲銷皆無救於危也

敬宗童昏失德遊戲無度既狎昵於宦官復輒肆其殘暴身死宦官之手無足怪也

文帝優游不斷委非其人遂因訓注之謀激致甘露之變受制家奴之手不足論也

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上黨太原以次平復固中興主也然士良雖退奸計愈深况享國不永宜功業

之未究也

宣宗明察澄斷有法無私擢用賢良善聞規諫固小
太宗也然令狐之奏嫉怨愈深况仁恩不溥宜唐祚
之卒衰也

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

僖宗庸孱相襲淪靡不振况大恣憑陵於外田令孜
叫號於內苟延餘喘亦幸矣

昭宗樹英志而無為直木僵耳

昭帝以孱穉而強立卒墮大統亦宜矣荐及五代天
祚短革

梁太宗以唐臣而奪唐祚親為盜賊人斯效尤身死
僕夫之手固報施之常道也區區均王才質庸劣况
棄敬翔王彥章而不用任趙岩張歸霸而亂政用人
為政昏悞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唐莊宗以父命而復唐仇志既驕盈事皆昏惑身死
伶官之手亦盈溢之明驗也卓卓明宗號稱明斷但
馮道非輔弼之良潞王非守梃之器所托所傳闇昧
至此雖欲不敗得乎

晉高帝迫於猜忌遂移唐祚而齊王舍桑維翰之謀
聽景延廣之策外啓隣釁至於喪身

漢高帝將佐協謀遂正大號而隱帝欲假群小之謀以際盤錯之臣迫政強叛至篡逆

周太宗挾震主之威乘危而發雖有至尊之號而不得享悠久之祚世宗本由異姓入紹大統奄有富強之業幾為小康之治

恭帝幼冲不足守邦功臣望重衆心推戴其失國也不可已矣歲紀五十國號五見而易姓則七八矣變遷之速於斯為甚得失之微奚足深言然唐明宗頤生聖人之祝出於誠心而均田之法萬世可行周世宗民猶吾子之說得於獨見而毀佛之說則千古可

尚蓋雖濁亂之時猶有英明之主君子豈可謂秦無人哉

宋太祖聰明仁孝嚮達大度至明而善斷者况趙普為相而多智曹彬為將而克仁敬杜太后而志士之風長事周太后而忠厚之意遠灼艾分痛而兄弟之友愛至深盃酒解權而君臣之義倫以正秋毫無犯不可苛刻藹乎愛人之仁置設義倉衰矜無辜益乎養民之惠用人為政之善如此身政太平至於大定固有自也且遵太后臨崩之遺教禪太宗不貲之大業漢文以下庶幾賢君焉

太宗恭儉仁恕好文守成沉謀雄斷勤儉納諫明且斷矣故其用人也賢厚寬簡遇事敢言如有呂蒙正器量寬大灼見大體有如李端李昉則小心醇厚守法持正李穆則質厚忠恪謹言慎行他如向敏中之勤慎張齊賢之豁達骨鯁如寇準直諫如田錫用人皆當矣故其為政也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勲洪土建納錢氏入朝於是屏包四海混一六合中外寧謐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炳然可稱為政亦善矣惜乎趙普之奸稚信之過深盧多遜之邪俊驅之不遠致德昭之死迫於非命宋后之喪不為成服蓋所用之人

不良則所為之政頗謬也

真宗雖寬愛有帝王之量而明斷乏帝王之體始雖克謹而有為終則生疑而謬也觀寇準舉士安呂沆王旦之為相也則事皆率正動收勲勞故親征澶淵足抗大敵南北講和兵軍農野下求言之詔而民隱以達禁瑞禎之獻而災異以恤始之治也固宜及夫王欽若既陳其奸丁謂遂濟以惡東征西祀外戾內謬劉后之立駭議一時天書之佞笑語萬世終之亂也亦宜

仁宗恭儉仁恕忠厚惻怛醇穆之化有餘剛明之才

不足但用人以道賢俊登庸正色立朝有如王曾忠
言不隱有如魯宗道封還內降如杜衍獨立不阿如
張昇晏殊張智之儉慎薛奎范雍之剛正然而表表
天下則韓琦稱首亭亭物表則范仲淹為先故能政
無貪殘治有明效治似縱而獄皆平允息過多而不
傷治體然天下晏然百姓富足致之有自也惜夷簡
一構奸而廢黜郭后夏竦張惡而傾危輔頰尺璧寸瑕
不能掩譴蓋明斷之在已者不足因用人邪正而收
效異耳

英宗聰明仁孝入繼大統况賴曹太后之臨朝韓富

之經國而張升既盡其腹心歐陽修益尚以文采是
以處事詳明刑賞各當其可天下足稱良主天命不
遠神器易終惜哉

神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唐介富弼之為相趙抃呂
公著之列朝則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及偏聽成奸獨
任成禍故王安石獨柄大權呂惠卿同濟奸惡韓絳
李定之附和蔡確章惇之阿黨新法既行外釁斯召
仁厚國脉已撥其本矣蓋神宗明矣而聽之或偏斷
矣而用之不當學問之功不足天資之美未純也
哲宗當高后臨朝召用故老司馬光呂光著之再相

蘇軾程頤之見召罷除新法天下更生及帝身親政
事復用奸回楊畏章惇之惡既肆惠卿蔡京之雄嗣
興紹述前政天下釀禍賢人君子流配殆盡富強國
勢已頹其形矣蓋哲宗天資昏昧柔弱而未決既無
天賊之美又乏學問之功故也

徽宗逞小慧之智為荒慝之行始用韓忠彥為相政
事猶有可觀及奸相蔡京趙挺之稔惡於內宦官童
貫李良嗣之作孽於外花石缸則坐窮民昧金錄道
場則瀆獻天心是以腥羶溷於宮闕骨肉殘於虜庭
自取之端蓋不火也

欽宗於社稷已危之時受上皇中禪之命惜乎身非
肅宗之才而臣無李郭之忠同俘虜營卒死絕漢蓋
徽宗已無足論於欽宗乎何尤哉

高宗抱中人之資無克亂之才用人則無知人之明
為政則未盡立政之斷故用李綱趙鼎則稍成朝廷
而用汪黃秦檜則乖亂國法蓋忠賢則用之不誠奸
佞則信之維固故岳飛宗澤之武吳玠劉琦之良韓
世忠之武功第一虞允文之謀累屢效竟不能復中
原以成厥功者秦檜之奸邪高宗之昏懦也
孝宗上体堯舜之道下述文武之聲所相虞允文俊

日臨終
三三
卿之忠勤王十朋周必大之儒雅雖無李綱之建明
亦非秦檜之奸狡故能度已量力通使講和改易稱
號城損歲弊得寬侵侮與民休息雖上視大祖太宗
尚為有愧然較之欽徽高宗則遠過之矣
光祖幼有令名長多失德制于李后則不朝上皇惑
於闕禮則欲去太子幸賴劉正趙汝愚相與彌縫贊
相僅下失舊物然而驚憂成疾失位不正奄官之禍
則亦慘矣

理宗即位之初褒表魏徵求用賢哲是以舉措光明
賞罰公正宗社之威庶幾一新及夫昏耗之後則有
樞竇默王鶚王恂張弘範程文海之徒皆相與輔道
才一時人才彬彬殷盛雖唐稱真觀宋號元祐不之
過也是以立經陳紀用夏變夷奄有萬方大致一統
愛育黎元而天下有富庶之效制禮作樂而天下有
文明之象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成宗仁厚簡默善于守成而完澤蠲利節用愛人蓋
明斷矣是以承天下混一之後為垂拱無為之治但
末年罹疾事歸權幸則盜賊屢發而明斷之善不終
武宗警厲有為敦尚儒雅而阿沙不花之忠直敢言
和尚玉尔之彌綸戩亂用人亦斷矣是以承富有豐

日
盛之業為主成令德之主但封爵過多濫侵官衆則
處事多乖而明斷之道不終焉

仁宗仁孝恭儉敦禮崇文而李孟張奎咸見納用是
以罷白雲宗之繆舉趙宋諸儒從祀奸亂既誅天下
無事庶幾明斷之君也

英宗天性剛明信賞必罰而拜住吳澄皆見登庸然
而賞罰至于大嚴誅戮過于果決奸黨畏罪大變內
作幾乎明斷之過也

泰宗以英敏之資敦崇儒雅遵守成規天下固當大
平矣 終

比事摘錄

天下未嘗有無對之物兩之所化也即人事可以類推夫
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也况人同此心乎予於諸錄中摘
其比事之要者表而出之亦觀感興起之一助也

○**古人擇居**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無有天下辟

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
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
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
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

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敬
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
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害民也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
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
有也特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
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
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
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

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
奪何之意敖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
自敖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
焉雖然此敖之所以為敖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
陵藏金穴據壘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
斯人之不為也

○楚軍煖醉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
也楚人有饋罇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
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

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
楚子無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俱出畢華錄

管仲 韓信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

乞食封人跪殮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
子之言我且贖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
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
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
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

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
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
固有所不容已也 出別錄

陰謀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
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
西守羞嘗及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
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
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
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
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

為統帥殺人多矣自身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為後善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番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出終相錄

正誼明道董仲舒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是其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

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魏公此言視武侯心可無愧矣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語以為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南軒張氏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言已自好而公更不論一已利害其平昔所養聖賢不過如此嗟乎此雖言語文字之間要之所以動天地鬼神者自有也

衛青李廣凡人之名也當務實勝焉不觀之衛青李廣乎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稱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

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為哉

無益禱祀

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好呪於成帝婕妤曰鬼神

有知不受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俱出極壯錄

虞玩鄭祭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

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祭同平章事制下祭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曹武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

害何不早散之人以免其害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嘆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陶侃張詠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

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

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答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矣

真率會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抵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罷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

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恐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腹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聞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即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儉之見今人蓋少思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魚鳥之樂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蔽日

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鴉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繫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臺軍破斬之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為遠矣故魚為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挫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為同遊則去人間如脫

疑爾

出厲
阪錄

醫孝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

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毋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當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着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此以醫為孝者也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紙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

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嚙于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出則如錄

狄柳友誼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諸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允其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桓宗元初遷桺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君而妾得親在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桺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夫即一善而

而稱之宗元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 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為作一課更欲者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致仕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且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决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美三進既 宣宗賜裴晉公王帝公臨終封進表曰府之珍
先朝所賜既不敢將地偏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
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
床前作護表公覽乃自書四句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
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
之風後世之法也 俱出室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
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
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
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卷和黃

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
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
聲喧囂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
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
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出終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

高科多徑去為顯秩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
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
流浹背府尹王傳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真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

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
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
者矣

魏程不避好名宋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
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
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
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調恤往返數百里不憚
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家族尤盡恩意好
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
為善矣俱出畢相錄

論人不貴貴有才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
甚力孝宗曰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之才
安能動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
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
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蓋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
辯賢能賢者有德之稱先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
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
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罷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
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張恕理宗時
因論對引其伯父拭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

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才者如此出條 玄錄

褚夏年壽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

至已亥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第炳數日使淵作中書而死也當是一名士今德不昌令有期願之壽哀哉山三朝 國史錄

伊川康節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既至岬或問其故伊川曰在心誠敬耳或曰心存誠

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朱子門人問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所謂心存誠敬曷若無心即所謂說要用便不是意也昔康節臨終時伊川來視謂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及後劉清之病革周子來視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子澄之自謂無慮可澄其亦無可主張之意歟

橫渠荆公勤學朱子嘗言張橫渠人夜間自不合睡只為人皆睡無可應接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

曉首恁地勇方做得又言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
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他日又言王荆公作
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
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
兩字看來都不眠者先正辛苦工夫如此自令觀之橫渠
勤得有益荆公勤得全不濟事今之人窮年屹屹在鉛槧
間求不為字說之徒者少矣嗟夫孔子好古敏求曾子任
重道遠豈欺我哉正須知勇雙全認得做好俱出室
陳錄

學者自信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孰所致而何
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提過學者未到
此安能以自信邪

顛倒見

人不勝實事可笑竅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

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
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采蕒却
去屋裏喫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曾紀梵志有翻著襪詩
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彼
夸毗子宜少悟矣俱出塞
如錄

張王休語

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

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洛人王或棄官學佛
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鈞塵
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愛者何時是徹頭彼若有
見於出世法耶

我詩 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
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
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邁記後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
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
勞逸禍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俱出終
寢錄

徐仲車與 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

蹈而死者矣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
徐仲車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不勞已之力費已之財
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
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破愚孟子語曹交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仲車訓
諸生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惡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
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小
人未之有也其言同意

容人負人 夫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常令我容人勿令人
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

七百商錄 十三 世

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嘗畏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俱出極

心通遇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棗彬彬芳邁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壁彈五絃人問其術壁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

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出脩相錄

○**財利禍遠**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以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也言也

窮苦二說懷麓堂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極為竟為究為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為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為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不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也

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成式為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為尚哉惟不志心思以採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若說云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全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醎之類各

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求德之所能及也

出室
華錄

脩德保家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

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

志也後經世變遺胤

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恠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暉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圃馬彘

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自世共保奈何使子孫鬻
乎阜之後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留
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魏謩第太宗用殿材成其
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
康節天津之居本官也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
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
為子孫計也

出極如錄

物自用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
於自愛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鷄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
者所得士之雁於世謂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鏡

燈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其其
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物不同用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
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邪藍蛇有毒尾却
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
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
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蓋以浸魚肉則能
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
惟醫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胡氣極葷
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常疑也君子醫國有與

廢除害之責人才繁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出極

孝悲 平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荆轲讀樂毅

傳輒流涕漢書楊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未

嘗不流涕晉王褒傳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藝我之篇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

讀我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梁書武帝每

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北齊趙邵王子叔四歲喪父初

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又楊歡其舅子問歡讀

詩至渭陽未耶歡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歔歔情感所至不

能自已如此出畢

山水之大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歔斜破

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

如滴橫如蛾眉蠹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河之流

溝渠泡沫潢潦汗濁以益其委勺而計其腐垢澁汗敗便

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

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

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以弗能至矣君子觀此致身

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文公茶論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其者過後必酸

苦者必其茶本苦而能其是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

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
而其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其也婦子嘻嘻終
吝其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
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為飲食
之人乎出稿如錄

楊夏遇異人唐楊收少年廬山脩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
若學道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
我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廟廟竟罹南荒之殛
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為侍禁時竦尚
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

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通判又見昔
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
無及矣遂不復見考竦行事墮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
雖有異人之遇亦何救其平生哉

